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第
No. 4008 册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一

兵十四

因機設權

多方誤之

先攻其心

奪敵心計

孫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言水因地傾

兵因敵之虧關而取其勝者也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言兵有變化

能隨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盛必衰形露必敗

若懸權而動量敵動也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謂五行

木水火土四時謂春夏秋日有短長月有生死謂金

冬言五行更主四時迭用盈縮隨敵日月盛衰猶

因機設權



春秋時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也○春

秋時楚師伐吳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

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賊職深切春秋時邾入城翼翼邾邑也

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也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也大夫公孫釁曰魯

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南山行不欲過武城大

夫徐釁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遂自道下濕

離姑遂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斷其後之木而弗

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廢之遂敗邾師○春秋時晉將

荀吳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無終北戎也初將戰魏舒曰

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阨鳥介切以什其車必克更

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請皆卒去

用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五

乘為三伍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為五陣以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

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尊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狄人笑之笑其失常也未陣而薄大敗

之○戰國燕師伐齊已下七十餘城圍即墨未下齊

將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

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

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

軍燕軍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

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

老弱者皆擊銅錐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而齊十

十餘城皆復爲齊○後漢初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步出兵賊見所以示弱賊見勢弱遂衆悉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後漢末袁尚征袁譚於平原使其將蕃配守鄴曹公攻鄴城尚聞鄴急棄平原而救鄴求入城以計事者主簿李孚請行尚曰當何所辦孚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孚乃自選溫信者二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令釋戎器著平上冠持門事杖投暮直抵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曆圍壘所過呵責失候者

輒搖之自東歷西徑入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繩引之孚得入城中鼓譟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乎計事訖以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不如驅出之省穀配乃夜揀得一千人皆令持白旂秉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孚將所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而歸尚明日曹公聞孚已得去曰果如吾言○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于渭南爲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蒯伯子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須臾成

水堅如鐵石功不達曙者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
過也公從之比明而就○吳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
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險
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
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蹙擊獲馬
三百餘匹方船載還○吳將賀齊討黟歙賊伊黟音
陳僕祖山等二萬人屯林歷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
十丈逕路危狹不容方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
住經日終吏患之齊身出營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
士為作鐵戈密於隱嶮賊所不備虜以戈拓山為緣
道道成夜令人潛上乃多懸布以授下人得上百數

千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
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
嶮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吳
師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
吾聞之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夫金有刃虫有毒
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不毒之虫彼必無能為也
遂伐木為楛與棒同列陣四面羅列俱鳴鼓角勒兵待
曙賊惶遽無依禁術不効遂大破而降之○十六國
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間而去留將姚豹守
譙城住西臺東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
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

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挑米偽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旣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饑久益懼無復膽氣也○十六國前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冲攻之堅將慕容垂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趙爲先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火炬於樹枝上光照數里冲懼退還上明○東晉末大將宋武帝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謂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旣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

物而市之賴石水急

賴古暗切

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

數四故船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郡諸守相皆委任奔走○東晉末宋武帝作相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鵝青等步騎十萬屯河北帝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率百丈河流迅急有漂度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遣軍纔過岸即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監一白毳仍史切魏人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

並未動宋武先命將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晧旣舉
超石馳往赴之并賫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
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
前射敵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攻營於是百弩俱發
又遣善射叢箭射之魏衆旣步弩不能制超石遂行
別賫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四尺以鎚鎚之一
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衆不能當遂奔潰○宋檀祗爲
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
潛過淮因天夜暗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
上廳事祗驚起出問將虜分賊射之傷敗却入祗
密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

必走矣賊聞鼓鳴將謂曉於是奔散追討盡獲之○
宋將宗慤征林邑圍區粟城林邑王范楊邁遣將范
毗沙達率萬餘人來救慤謂諸將曰寇衆我寡難與
爭鋒乃分軍爲數道偃旗卧鼓慤潛進令曰聽吾鼓
譟乃出山路榛深賊了不爲備卒見軍至驚懼退走
慤乘勝追討散歸林邑仍攻區粟拔之汎海陵山徑
入象浦有大渠南來注浦宋軍阻渠置陣林邑王傾
國來逆限渠不得度以具裝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
後軍集然後擊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銳衆
我氣方厲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疑焉慤以爲外國
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

皆潰亂慙率兵直度渠奮擊陽邁遁走其衆奔散遂
克林邑○蕭齊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後魏
荆河州之大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祚
等軍於淮南求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求量其楚之兵
好夜斫營即夜分兵爲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
來必應於度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仍密
令人以瓠盛火度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
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領兵來斫永
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超淮水火旣兢起不
能記其本濟遂覩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
斬首者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

○梁將侯景友兵逼建鄴衆皆危懼梁將羊侃爲守
城督因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近
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
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
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
到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
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
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頻攻不捷會侃病死
城方陷○後魏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魏大將長
孫稚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
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筭略

抗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勢縱曹操復出亦無所逞竒必須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鬪心潼關之賊必覩風而散諸虜旣平長安自尅雉曰賊黨薛循義已圍河東薛風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孫珍停師虞坂又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爲疑保曰孫珍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使人一朝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圖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人多在東境循義駟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步率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然而勝昭然在目雉從之今其子彥等領騎與侶於

弘農北度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侶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率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之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於戮當賚軍士人遂傳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許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寶寅將時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侶頗有力○後魏末河北賊葛榮別師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人屯據蒯城魏將侯泉率騎七百討之遂廣張聲勢多設供具親以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蒯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泉遂潛伏以乘其背犬

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等尋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
右諫曰旣獲賊衆爲復資遣之泉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
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泉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
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泉內應遂遁走追
擒之○葛榮率衆將向洛陽衆號百萬魏將爾朱榮
自太原討之率騎卒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
滏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翼張而進榮潛軍
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
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
不如棒密勒軍士各賫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不
聽斬級以捧捧之而已慮廢應援乃分命壯勇所當

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
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西魏將王羆爲華州
刺史嘗脩城未畢梯在城外齊神武遣將韓軌從河
東宵濟襲羆羆不知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
卧未起閣外洶洶有聲羆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捩
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
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東魏遣將斛律金寇洛陽師
至干河北周文帝患其渡河乃於上流縱火船而下
以燒河橋金先備小艇半盛以水鐵鎖連之一旦絕
中流火船至而不前須臾火滅而橋獲全遂進軍洛
陽○西魏將韋孝寬守王壁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

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及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
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
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
於城南塹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
息孝寬役掘長塹截其道仍置戰士屯於塹上城外
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上外積柴貯火敵
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韉次火氣一衝咸
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
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
布旣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
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鈎利

其鋒刃火竿每來以鈎遙割松麻俱落又於城西面
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復以
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而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壞處
堅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
咸拒破之城竟以全○西魏不蠕蠕侵魏魏大將元
纂禦之蠕蠕遂赴出塞纂令將士千謹率二千騎追
之至郁郅原前後七十戰盡降其衆率輕騎出塞覘
賊屬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
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遙
見雖疑有伏兵旣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
常乘駿馬一紫駒音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

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追騎賊遂奔走因得入塞○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城東魏太尉高岳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卧鼓偃旗寂若無人者岳恃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勇騎開門出戰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備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礮子等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乃募勇士縋而出戰兵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退思政即命據其兩土山

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偃洺水以灌城雖有恠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頽壞岳悉衆苦攻分任迭進一旬之中日夕不息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又屬大雪平地三尺衆斃於鋒刃及凍死者不可勝數乃更脩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恠堰成水大至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不敢逼城齊文襄乃率步騎十萬來攻自於堰下督勵士卒增功築堰時盛夏水壯城北面遂壞頃之水便溢滿無措足之地遂被擒文襄義而禮之○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之江路遂斷糧

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克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營諸軍士各持囊遣官司部分各處糧者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遂即遣之瑱等聞之量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船中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馬即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兢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爲士人裝船伏甲士於中

瑱兵人見之謂餉船至迎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餉饋及亡命奔瑱者猶謂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隋文帝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軍將至可移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救徐州其妻子住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即尉遲迥賞賜將士金鄉人以

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
淨遙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擅讓乃出逆謁仲文執之
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
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意絕矣
衆皆稱善於是毗羅侍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
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總合伏兵俱發曳柴
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漆水
而死水爲之不流獲擅讓轡送京師河北悉平寬毗羅
之衆妻
子如呂蒙襲尅南郡
恤關羽之衆戚屬同○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
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此爲疑若一登南岸
秦兵亦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冊其一事請多

造船須船旣多賊必防擬更甚今南地無馬請行傍
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秣飼以平陳爲名賊必
懼而求馬擬戰密勅刺史令私買博小船江南下濕
特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然終不爲彼用陳主
叔寶果大造船市馬輸船旣多方覺不便而止高穎
請所博得船運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魚蓮遨遊
爲名造船教水戰仍以賀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此
平陳也○隋煬帝初漢王諒據并州及代州總管李
景爲諒將喬鍾馗所圍隋將楊義臣率兵救之義臣
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
入持一鼓潛驅山谷出其不意義兵輔後復與鍾馗

戰兵初合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馗
軍不知所爲伏兵發擊之因而大潰○隋將劉方率
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
利於是掘小坑以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
而陳方詐爲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象多陷轉相
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大唐貞觀中北狄
鐵勒薛延陀發同羅僕骨迴紇等衆合二十萬度漠
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思摩之部思
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延陀乘之及塞太
宗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太宗誡之曰延陀
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馬疲瘦夫用兵之道

先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先勅思摩燒雜秋草延陀糧
餉日盡野無所獲頃者偵人來云其馬畜齧斫林木
枝皮略盡卿等犄角思摩不須前進俟其將退一時
奮擊制勝之舉也於是李勣擊延陀之衆破之先是
延陀擊突厥沙鉢羅及社爾皆以步兵戰而勝及其
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
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則援馬以追
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没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
行其法突厥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
之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陣
率長稍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

萬徹率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於黑山至朔川謂其下曰兵法尚詐者謂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也遣副將蕭嗣業運糧被掠兵多餒死所以敗也狡寇狃怙不可以不備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敗走賊驅車就泉并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賊衆奔潰自是續遣糧運無敢近者

多方誤之

春秋時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音對曰楚執政衆而乖音適任患若爲三帥以隸焉隸猶一帥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弊於道亟隸以罷之亟音器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平始病終於吳師入郢郢楚都也○春秋時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陣于檇李檇將切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耳擒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師所擒欲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勳矣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在頸切面辭曰二君有治治軍也臣干旗鼓犯軍令也不敏於軍之行前不敢逃刑將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吳師○後漢末曹公征關中進

軍渡渭馬超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求送質子
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交馬
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起
等問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
遂書多所點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與尅日
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
遂超等走涼州○魏將田國讓乃進軍去虜十餘里
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烟火不
絕以爲尚在行數十里乃知之○魏末諸葛誕文欽
反據壽春招吳請援司馬文王總兵討之謂諸將曰
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行

莫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今當多方以亂之
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
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
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
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景王曰誕聚糧完守外結吳
人自爲足據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遊軍之
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且堅守三面若賊
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
戰而破水賊水賊破欽等必爲我擒矣誕欽等出攻
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
相疑貳誕殺傷欽欽子鴛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

巡而呼景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攻因合而拔之東
晉初前燕慕容廆封畧漸廣廆胡據棘城晉平州刺
史東夷校尉崔恣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
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恣虛說
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
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
之落其計也矣靖以待之必懷疑二迭相猜防一則
疑吾與恣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
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
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
衆曰崔恣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

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
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千里廆簡銳士配甄推
鋒於前翰頌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
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
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甄
翰皆廆之子甄音晃○十六國後燕慕容盛據遼東其
遼西太守李劼陰引後魏軍上表請發兵以拒寇盛
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語之果驗滅其族遣將李早
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早旋師劼聞其家已誅也擁
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
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迎魏師于北平早候知之襲

剋令支遣裨將追勅及于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早還者勅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羸其怠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齊末東昏侯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選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梁武帝時爲雍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獸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又加以唇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聞同耶我大總荊州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不能爲計况以無筭之昏主哉我能使山陽至荊州便即授首諸軍

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州梁武復命天獸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胤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獸往荆府人皆有書令改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獸口具及問天獸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獸是行事心膺聞必謂行事與天獸共隱其事必人人疑山陽惑於衆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獸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東魏初齊神武破爾

朱兆奔保秀容分兵守險出入抄掠每揚聲云欲討之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豆泰率精騎先驅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兆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莫不奪氣因而尅之○後周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周將陸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不可拔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妓示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後周將周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由督韓昞詐爲背已奔于陳偽告猛曰法尚步兵不願降此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

得軍來必無闕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軍急急進去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擬戰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周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旣尚浦中伏船取其檝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矣○隋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雖聚兵彼必不信持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

策陳人益弊○隋賀若弼鎮南先是弼請沿江防人
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
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旣知防人交代其衆
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
弗之覺也遂滅陳○大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
可汗到原州太宗帥兵拒之兩陣將交太宗以數騎
出謂之曰不念昔日香火之言乃來相侵知二可汗
外同內異故以此言疑之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
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慮我無惡意
更欲與王自斷當耳於是殿軍引却也

孫子曰上兵伐謀

敵方設謀欲殺師伐而抑之是故大公云善除患者慮其未

生善保勝者出於無形也

先攻其心

戰國齊將孫臏謂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爲上務
先服其心今秦之所恃爲心者燕趙之權今說燕趙
之君勿虛言空辭必將以實利以回其心所謂攻其
心也○漢王旣破項羽於垓下羽兵尚衆漢兵圍之
而皆爲楚歌楚人又苦征戰因敗思鄉遂潰斯亦攻心之機
○蜀大將諸葛孔明率衆定南夷帥孟獲七縱七擒
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斯攻心服之具○晉
大將司空劉琨守太原群胡攻圍久未下琨計窘吹
笳聲悲寥亮胡夜聞之愁思遂潰散斯亦攻心之機也

奪敵心計

後漢初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第一鎮也遣軍師
皇甫文出謁恂辭理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
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
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
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意
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
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二

兵十五

敵無固志可取之

歸師勿追

大陣動則亂因乘之而敗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乘勝

乘勢先聲後實

因敵懼遂取之

推人事破災異 散衆

風雲氣候雜占

敵無固志可取之

孫子曰必生可虜

將怯弱則有必生之意可急擊而取之

春秋時晉師伐楚至於邲

必

楚師出陣楚將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